

# 经典名著 价值超越时空

如果说好书是一盏明灯,那么古今中外的名著,就是最璀璨的灯火,照亮无数人的心灵。但在电子阅读、碎片化阅读的今天,读名著似乎成了一件艰辛的事情——古典名著与当代生活脱节、节奏拖沓、语言晦涩……当今时代,还要不要读经典名著?读名著是否依然有时代价值?

## 1 名著,永远不会过时

阅读是一件需要时间成本的事。当下的图书如浩瀚书海,我们该如何最有效地阅读?读名著,便是一条捷径。

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认为,大凡经典名著,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众多读者的检阅,经年累月的发酵终成经典,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主题来看,经典名著多是代表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从思想性来说,名著的智慧光芒总能穿透历史,历久弥新,承载着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记忆;从艺术性来看,名著水平高超,令人百读不厌,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因此,只要是经典名著,就无所谓过时之说,经典往往是经过历史选

择,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典范性、权威性,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著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这样说。

聂震宁指出,永不过时是经典名著的重要特点。有些书只能流行一两年或至多十几年,许多早期的畅销书恐怕你连书名也记不起了,也不再有兴趣读它们,像这样的书最多只能称为名著,而不能成为经典。真正的经典名著不会因学说更迭、舆论分歧而过时。因为人类的基本问题代代相同,比如柏拉图、孔子,人们从他们的著作里看到的是人类对于幸福和正义、美德和真理的持久追求,因而对人类社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欧阳韬曾参与过多部外国名著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看来,伟大的

精神食粮是全世界人民都喜爱的,不论是曹雪芹,还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家都喜欢,因此,名著的力量是永恒的。

“比如在我们出版社反复再版的书单中,四大名著、《复活》《童年》《鲁滨逊漂流记》《堂吉珂德》《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很受欢迎,经久不衰。另外,经典名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多人在学生时代读过片断,有了印象后,便想去看整本书,可见其魅力。”欧阳韬说,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优秀文学翻译家,有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诗人、作家,他们的一些译著堪称典范,间接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翻译家译丛”和“名著名译译丛”就收入了这一类译者翻译的文学经典。

## 2 读名著,体会的是精神

虽然大家都知道读名著有益身心,然而,的确有部分人存在对名著望而却步的现象。是这些名著不合读者的胃口?还是阅读习惯上出了问题?读历史传承下来的名著时,我们究竟应该读出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根据一项读者调查显示,有部分读者认为,一些名著中的人物太多、名字难记、内容抽象、文化差异大是导致“读不下去”的最主要原因,还有的读者表示,在这样一个生活节奏快、闲暇时间少的时代,有人以阅读作为消遣就已经实属不易,没必要深究读什么书。

但专家们指出,阅读经典名著是事关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拒绝阅读经典相当于拒绝了历史传承。名著

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比如通过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读者能看到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虚伪和冷酷的本质;读果戈理的《死魂灵》,能看到当时俄国社会的种种弊病。韩星说,任何经典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必然具有其时代特征。

因此,名著除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审美体验功能,更有着丰富而厚重的历史价值,其背后隐藏着厚重的历史内涵供读者进行评价。历史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重演,要想走进那个远去的时代,除了基本的史料记载,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学作品,跟随作家的思路历程,进行感悟与追忆。

经典名著还富于启发性,在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质、开拓人的

胸怀等多个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经典常读常新,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对我们现在有启示、有现代意义的内容,可以找到应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良方和智慧,因此具有现代价值。”韩星说。

“我们主张读经典名著,实际上是指要读经典的精神,去体味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提高文化上的修养。”聂震宁说。

一位名为“云想容”的网友在“知乎”上说,读名著初时不懂,随着成长和经历的增多,突然发现世界就是那个样子,道理就像书里说的那样。就像吃天然的食物,语言不一定华丽,却在咀嚼中越来越觉得回味无穷。

## 3 名著选编和翻译要与时俱进

事实上,随着中国文化走向复兴,在当下的中国,经典名著的阅读状况越来越好,有极高的认同度。各种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经典普及讲座层出不穷。比如在豆瓣上,仅仅一个名为“经典短篇阅读”小组,截至目前已有72万余人加入。

“确定名著,不能光从名声大小决定,也不能仅凭几个专家投票决定,应由社会各方面评价和认定,特别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后能够持续为人们阅读和喜爱、重视来确定。”韩星说。

不过,专家们也认为,要考虑到时代变迁,与时俱进,从经典选编到翻译应该考虑到当下社会的发展进行创新性的传承,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

一方面,经典选编要与时俱进。“应当把经典放进历史及思想学术史的脉络中认识,同时注意不同经典、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汇通,还要注意经典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阐发,与时俱进,返本开新,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发展。”韩星说。

另一方面,翻译经典名著的译本也需要跟时代有所更新。

欧阳韬举例说,20世纪初叶读者所习惯的译本,从行文和表述上可能就不符合现在读者的习惯,因此,有必要推出名著新译本。

“很难说哪个译本更好,在多元化的时代,有的读者会喜欢这个风格的文字,有的则会喜欢另一种。有的译文对一些年轻读者来说稍难理解,我们请中青年译者重新翻译也未尝不可。”欧阳韬说。

“或许在你牙牙学语的时候,并不能理解母亲一遍遍在你耳边呢喃的风儿轻月几明,但总有一天你会在某个夜晚开始怀念那静谧而甜美的时光,也终于理解了那歌谣中岁月静好的祈愿。名著亦是如此,持续阅读下去,或许总有一天你会在某个时刻的心理变化中找到一个契合点,便是那书中早已为你铺垫下的感受。”名为“王博文”的网友在“知乎”上这样说。

(据光明网)

## 晒书单是朋友圈的一股清流

□苑广阔

如今,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是对于一些喜欢读书的人来说,烦恼也并非没有,而其中最大的烦恼,就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选出适合自己阅读的图书。

办法当然有,比如可以去实体店书店成排的书架上翻阅,也可以去网络书店进行浏览,还可以对照出版机构推出的各种图书榜单进行选择。但是这些堪称“传统”的找书方式,无不费时费力,难言效率。而随着微信朋友圈的兴起,我们又多了一条选择图书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别人在朋友圈晒出的书单,来选择我们感兴趣的图书。

如果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晒美食、晒自拍、晒天南地北的旅游照属于“物质之晒”的话,那么在朋友圈晒书单就是一种“精神之晒”“文化之晒”,不但让朋友圈多了浓厚的文化味,冲淡了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炫耀风气,更加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把微信朋友圈变成一个读书爱好者沟通、交流的平台,绝对称得上是被各种腻人的鸡汤、烦人的广告刷屏之后朋友圈的一股清流。

朋友圈晒书单一个更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晒书之人都是在自己读过某本书之后真心觉得好,然后才推荐到朋友圈的,而且在推荐的时候,往往会附有或长或短的书评、读后感,可以为我们是否选择购买阅读这本书提供宝贵的参考。这样一来,朋友圈里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会影响更多人去读书。

晒书单,是对阅读的一种倡导,有利于国民图书阅读率的提高。2017年的微信朋友圈,期待更多人晒书。

(据《中华读书报》)

## 新书快讯



### 《与光同尘》

★作者:赛人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从影史、影人、影片三重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人事掌故及思想与形制的演变,勾勒出中国电影的百年风貌。

## 连载



81

###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三)

所谓“元老”,主要指前朝旧臣,是一群被皇帝视作“有大臣体”的人物。他们虽然也是由科举入仕,但多半谨慎持重,驯顺服从,“知进退”“不生事”。由于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的个人特点难免会对官场风气产生影响,比如:稳重有余而活力不足,注重经验而缺乏创新,练达而流于世故,主静而陷于麻木,遵守成宪而失之因循。总之,他们多半只有在坦途上履行矩步的本事,常常沉浸在自我比较、自我满足的心境之中;对新人新事新风尚,则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一旦朝廷面临重大危机,他们往往一筹莫展,缺乏应付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只是士大夫中守旧势力的代表,是宋初以来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体制的产物,并不是士大夫主体意识和精神的体现者。

所谓“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其以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天圣五年和天圣八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这三届科考为仁宗亲政做了人才储备,所得进士基本构成了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他们的领袖人物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矜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撼古今,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

与老一輩官僚政客相比,这批年轻人风华正茂,锐气十足,在学问渊源、文章风格、秉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所以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当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就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宋朝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 书林撷英

# 中国:生长的可能性

## ——《惠此中国》从动态角度解析“中国是什么”

□李拯

水向东流的情感诉说。这些回答各有千秋,但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描述中国的一个侧面。如果从动态来看,中国是什么?哲学家赵汀阳会说,中国是生长的可能性。

黑格尔曾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似乎只是“空间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时间的”国家,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封建王朝治乱兴替的沉闷重复。然而,观察历史往往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赵汀阳从“天何言哉”的寂静中捕捉到中国拔节生长的声音,并在《惠此中国》一书中,向人们呈现出一个在时间之轴上不断生长着的中国。

赵汀阳的思想建构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在上古时期如同满天星斗的各种文明,为什么都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作为共同选择?他认为“必定存在某种难以拒绝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表现

在,一旦卷入逐鹿中原的权力游戏,那么获胜者不仅可以成为中原霸主,而且在“天下体系”的叙事中将成为天下的共主。也就是说,获胜者得到的不只是物质激励,更能获得成为天下共主的精神奖励。由此,中国不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内涵天下体系的“神性概念”,而入主中原的最大激励,则在于占据这一“神性概念”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于是,赵汀阳建构的“旋涡模式”获得了动力机制。中国的“天下体系”就像一个旋涡一样,对周边各个民族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从而不断把周边民族卷入“天下体系”的叙事中。结果,夷狄进而为华夏,多个民族欲拒还迎地卷入中国的文明体系中,成为中国文明的参与者与创造者,而中国由于周边民族的卷入,不主张侵略扩张而在客观上不断开疆拓土。几千年来,中国从中原地区生长到后来的广袤存在。这正是“旋涡模式”诠释的中国的生长方式。

“旋涡模式”的核心要义是变化,而“变”,正是中国古典哲学核心。中国的生长方式,也可以说是“以变而在”。这与西方哲学有本质不同,在柏拉图看来,唯有理念是完美无瑕的,现实的变化都是腐朽与堕落。但在中国,变化是一种存在方式和生长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善于变化的能力,不仅能够容纳不同文明,展现出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的包容性,而且能够与时偕行,以变而在,从一个地理概念生长为天下体系。

正是这种善于变化的能力,让中国不断把抽象的时间变为具体的历史。时间不只是自在自为地匀速流逝,而且是具有人刻度的历史。以此观之,今天推进改革,何尝不是一种“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这正是“以变而在”的当代意义;过去是被定义的历史,未来则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而中国,正是生长的可能性。(据《人民日报》)



作者:赵汀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中国是什么?她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山河,是延绵千年而未曾断代的文明薪火,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史诗,是绵绵悱恻、恰似一江春